

■本报赠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国家机关、国资委系统、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中国企联会员企业 ■新闻热线：010-68701575 ■新闻监察：010-68701250 68701050 ■广告热线：010-68701052 ■发行热线：010-68701548

委托贷款激增：吹大资产泡沫 02
洋奶粉涨价真相调查 05

影子银行下的实业之忧 03
飞行员“辞职潮”引爆劳资纠纷案 06

伊志宏：让影子银行走上正轨 03
低碳金融驱动低碳经济 07

货币收紧下的灰色融资通道调查

境外“热钱”曲线进入楼市

借款人在香港汇丰银行存入 1 亿港元作为担保，然后由汇丰银行广州分行向同样由他控股的一家物流企业发放 1 亿元人民币贷款，最后，物流企业以委托贷款的形式，通过银行把钱借给他的房地产企业。

本报记者 田晶/文

一笔 1 亿港元的资金，怎样避开外管局和银监会的监控、从香港抵达广州并且流入内地房地产市场？

有一个“传统的”答案，那就是借道地下钱庄。

不过，精明的港企找到了一条新的通道，并通过一系列的操作，让这笔钱以委托贷款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入内地房地产开发领域。

本报记者在近日的调查中发现，游离于银行贷款之外的“影子银行”，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票据融资在内的融资方式，正在银根紧缩的大环境下疯狂生长。由于监管缺位，目前已经超过社会融资总额 4 成的“影子银行”融资，潜藏着诸多风险黑洞。

“热钱”涌入房地产，是最具代表性的风险黑洞之一。

央行在 5 月初发布的《2011 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央行《报告》”)中称要加强对流动性的管理，并且罕见地使用了“热钱”一词，表示要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严厉打击“热钱”等违法违规资金的流入。

“热钱”取道委托贷款， 银行照常办理

央行《报告》显示，从贷款新增量看，2011 年第一季度累计新增房地产贷款 5095 亿元，同比少增 3338 亿元。其中 3 月份当月新增房地产贷款 1665 亿元，同比少增 321 亿元。

尽管直接以银行贷款方式进入



虽然房地产信贷不断收紧，直接以银行贷款方式进入楼市的资
金锐减，但“热钱”仍能避开监控，曲线进入楼市。
严大明/摄

房地产的资金锐减，但不占用银行信贷额度的委托贷款，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支持楼市。

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广东分行的信贷经理章华(化名)亲手办理了这样一笔委托贷款。

5 月 28 日，他向本报记者披露了这笔业务的细节。

一位港企老板在广州买了块地，准备盖楼，但他在广州设立的房地产企业并没有足够的开发资金。由于今年银根紧缩，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审批严上加严，像这类房地产企业不大可能从银行拿到贷款。

经过多方“取经”，这位香港老板终于找到了破解招数。

他在香港汇丰银行存入 1 亿港元作为担保，然后由汇丰银行广州分行向同样由他控股的一家物流企业发放 1 亿元人民币贷款，最后，物流企业以委托贷款的形式，通过银行把

钱借给了他的房地产企业。

章华说：“他之所以这样操作，一方面为了规避外管局对热钱的监测；另一方面，由于广州的房地产企业后来又引入了其他股东，香港老板通过委托贷款的形式，也把自己的投资利益分配更加清晰，他不用承担房地产企业的全部经营风险，还可以通过委托贷款锁定收益。”

“这实际上是境外热钱进入中国境内的途径之一。”章华说，他与同行交流得知，广东省其他商业银行多半也有类似的情况，目前银监会还没有对此有所察觉。

“对银行来说，就算查到了他的资金来源和用途，只要不与现行的信贷政策相冲突，我们都照常办理这种业务，因为我不负这方面的监管责任。”章华说。

5 月 16 日，美银美林发布报告称，目前中资银行的表外业务还是一

个鲜为人知的领域。随着政策的收紧，目前“表外业务”以及“表外业务之外的业务”激增，尽管央行推出新的社会融资总量等指标，但鉴于表外业务的不透明和潜在信贷风险，监管层应对这部分业务提高警惕。

美银美林的报告指出，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不包括在表外业务之内(属于表外业务之外的业务)，且目前监管政策上没有对这两类业务有资本或拨备的要求。

这份报告还认为，由于目前中国尚不允许非金融机构直接借款，所以委托贷款业务主要来自大型企业资金在其下属的具有独立法人的子公司之间的分配和转移。这部分业务也存在着借贷“黑洞”。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不得不承受其间接信用风险，这也暴露了其潜在的诉讼风险和财务损失。

(下转第五版)

紫竹评论

走出影子银行的阴影

本报记者 田晶/文

当前国内货币调控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通过减少 M2 总值来抑制通胀，另一方面是通过限制信贷来防止投资过热。但是，由于影子银行活跃，使得货币调控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房地产调控便是最明显的例证之一。

在前两年全国房价飙升、房地产行业融资总量超过正常范围的情况下，政府决定通过减缩银行信贷发放来抑制房地产行业过热。但是，由于委托贷款、票据融资、信托贷款、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渠道依旧畅通，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虽然资金使用成本上升，但房地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能与调控政策相抗衡。

高通智库 5 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房地产行业在今年 1 季度获得的

资金总量，同比仍然增长了 18.6%。值得关注的是，当期国内贷款只有 3837 亿元，同比增长 4.4%，而自筹资金却高达 7126 亿元，同比增长了 27.2%。

更值得警惕的是，境外“热钱”取道影子银行进入中国内地，监控的压力在不断增大。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

认为，由于收紧银根，内地企业转而到香港争取贷款的数目增加。最初的信贷控制集中在人民币贷款上，企业首先便转向外币贷款，当外币贷无可贷，同时央行也开始转向涵盖了外币贷款的社会融资总量监控之后，企业就把筹资目光从内地转向了海外，香港也由此成为了“热钱”进入内地的桥头堡。

而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来自香港的“热钱”在经过一番腾挪移后，通过委托贷款等形式进入内地房地产市场，并不会被监管机构察觉。

当影子银行与房地产、“热钱”等调控重点目标相结合时，问题开始变得严重起来。

在实际操作中，影子银行的融资利率远高于银行信贷利率，这也加剧了中小企业资金链的压力，吞噬了企业原本已经微薄的利润。所以，尽管当前货币政策全方位出招，但很难在微观上起到理想的调节作用。

不仅如此，由于影子银行对大部分参与者而言是个新生事物，大家在避开紧缩信贷政策之后，“皆大欢喜”，表面上实现了“多赢”，但其潜藏的风险尚未完全暴露出来。

仍以房地产为例，目前几家上市公司委托贷款未能如期收回，需要采取“催讨”或展期手段的，借款人都是房地产企业。由此可见，影子银行不是没有风险，而是风险巨大，只是目前还没有集中爆发。

在这轮楼市调控中，房地产企业之所以肯于支付接近高利贷红线的

利率，是因为它们已经发展到饮鸩止渴的地步。对于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而言，不是不明白其中风险之大，但为了追逐利润，要么视而不见，“只要不违反先行法规就照办不误”；要么推波助澜，牵线搭桥，帮助借贷双方继续玩“高收益、高风险”的金钱游戏。

总而言之，只要监管部门不发话，大家就会继续击鼓传花。

由于银行等传统的风险把控人缺位，参与影子银行游戏的实体企业、“类金融企业”等主体，缺少自我监管、自我救济的措施和动力，一旦出现大面积风险，将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大的起伏，牵连其中的就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是那些希望从中分一杯羹的企业了。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如果不希望银行之外的更多实体经济被房地产“绑架”，就必须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防止其阴影继续扩大。

环保部等 9 部委联合开展严厉整治，上下游产业受到冲击

血铅事件冲击波

本报记者 王静宇/文

“浙江台州百余村民血铅超标”事件冲击波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边是 11 家铅蓄电池重点企业成立“铅蓄电池清洁生产行业自律联盟”，另一边是浙粤两省 300 余家铅蓄电池企业停产整顿，铅蓄电池行业正陷入一场整治“漩涡”之中。

“对于那些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这次要严格依法取缔。”5 月 26 日，环保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国内某铅蓄电池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铅蓄电池在未来 10 至 20 年间不可被替代，但目前企业清洁生产、杜绝污染形势很严峻，整治污染已经迫在眉睫。

约九成企业面临淘汰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有 2000 多家铅酸蓄电池企业，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约 1800 家，产值在 500 万元以上的仅有 200 多家，不到整体数量的 10%，而产值在亿元以上的更少。

“不光是污染问题，其门槛低、分布散、规模小、水平低等一直以来饱受诟病。”5 月 26 日，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王敬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浙江绝大多数蓄电池企业都处于停产状态。”浙江蓄电池行业协会秘书长姚令春说，“其中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和龙头企业，也都关闭了铅酸蓄电池生产线。”

至于这些企业恢复生产的时间，姚令春说：“目前很难说，这主要看政府部门此次对蓄电池行业的全面整治情况。”

据环保部初步估计，预计现有全国约 2000 家铅酸蓄电池企业将有 1000 多家被淘汰，整顿后能保留的厂商不足 300 家。

“剩余的不足 300 家企业今后面临的考验也会越来越严峻，包括环保体系是否达标、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新出台的规定等方面。”上述环保部官员告诉本报记者。

国家电池协会专家认为，根据工信部《电池行业重金属污染防治预防方案》征求意见，今后铅酸蓄电池行业将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

这个方案提出，2013 年前淘汰镉含量大于 0.002% 的铅酸电池，淘汰 20 万 kWh 伏安时规模以下的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限制新建 50 万 kWh 伏安时规模以下铅酸电池生产项目（不含先进新型铅酸电池）。

“再加上最近新出台的‘卫生防护距离不到 500 米企业一律关停’要求，看来这次铅蓄电池行业面临的危机是越来越严峻了。”上述电池协会专家表示。

“500 米的卫生防护距离的刚性要求大多数企业都达不到，很多企业当初建设的时候并没有防护距离的要求，按照这个刚性要求，差不多铅蓄电池企业都要关停了。”国内某铅蓄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位企业负责人还表示，由于多数企业环保意识差，企业环保投入不计人成本，企业有 80% 的环保设备不运行。“还有一些企业产品技术跟不上，装备技术差，环保技术落后，运行标准低下，达不到清洁生产的要求。”

“不是不按照国家的要求整改，而是这些企业根本无法整改，光整改技术和资金这两项都足以让企业无法承受，企业干脆就不整改了，直接关停算了。”上述企业负责人表示。

地下“制污”产业链曝光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300 多家再生铅企业（主要从事铅蓄电池回收），其中有 60% 的企业属于无证违规经营，90% 以上的企业不符合国家铅锌行业准入条件，一些企业不惜以牺牲环境作为自己盈利的唯一模式。

全国性回收铅蓄电池网络迟迟未建，80% 的回收份额流向个体户。为节省成本而为“小作坊”广泛采用的粗放式回收处理，存在着严重的二次污染。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秘书长刘家新告诉记者，首先是酸液污染，酸蓄电池中约有 20% 至 40% 为酸液，如无适当的防护措施，运输大量酸液将极其危险；另一风险来自粗放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粉、铅尘以及酸污染。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理事长韩作樑介绍说，现在很多大企业都建立了回收处理系统，但是缺乏回收渠道，同时也苦于没有回收价格优势，“显然斗不过那些小企业”。

“目前小商贩的回收价格是每吨电池 9000 元。而企业要带发票进行交易的话，成本则高出至少 500 元。”一位从事铅蓄电池生产的企业负责人唐经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正规企业和非法回收企业之间每吨电池的回收成本差距接近 800 元，这还不包括给对方的回扣以及请客送礼等费用。”唐经理说。

成本较低、获利较快，类似数十人的小作坊，采用人工拆解、简单的熔炉就能进行铅酸电池回收，这一直是铅蓄电池行业无证违规者常用的操作方式。

“大量铅酸电池被非法回收后，经过拆解，再经过熔炉，再到生产铅，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在污染环境。”5 月 26 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铅锌分会副会长杨春明告诉记者。

国内最大的铅再生企业江苏春兴有限公司副总裁马永刚介绍说，国内建成一个标准无污染的铅蓄电池回收再生企业，投资至少 2 亿元。

“这其中包括机械拆解装置约 5000 万元，熔炼炉要 6000 万元左右，除尘、水处理装置也要 6000 万元，还要加上土地、厂房建设等，投资应该都在 2 个亿以上。”马永刚说。

(下转第七版)